

交 流 剧 本

80—No 2

还 我 清 水 蓝 天

（七场话剧）

编剧：高伟文 黄文昌 符礼书

湛江行署文化局戏剧工作室编

人 物 表

丁 明——男，廿七岁，技术员。

何洁贞——女，廿三岁，化验员。

阿 沙——男，廿五岁，厂工会宣传委员。

魏志红——男，廿五岁，技术员。

何 全——男，五十多岁，厂党委副书记兼厂长。何
洁贞之父。

姚 汉——男，四十岁，车间主任。

周玉兰——四十多岁，厂卫生院医生，何全之妻。

丁菊英——廿二岁，厂卫生院护士，丁明之妹。

李师傅——男，五十岁，厂党委委员，老工人。

丁大妈——五十多岁，市郊社员，丁明之母。

玉 莲——廿八岁，市郊社员，丁大妈的邻居，大顺
之妻。

大 顺——三十四岁，市郊大队书记。

玲 玲——六岁，玉莲的娘家侄女。

男、女工人若干。

男、女社员若干。

序 幕

〔一九七九年中秋节之夜。

〔南方某市甜水江畔，甘蔗化工厂厂区花园一角。水银灯下，摆着石桌石椅，两旁栽着并不茂盛的白玉兰和椰树，台前矮栏栅上放着一排盆栽的秋菊，可是却迟迟没有开花。背景三分之一是波光粼粼的甜水江。天幕上，甘化厂的烟囱林立，高耸云天。

〔幕启：云烟缕缕，朗月初升。花园里不时传来手风琴声、吉他声和歌声。男女青年工人抬着月饼和水果嬉戏而过，打扮漂亮的丁菊英拉着玉莲笑上。胖子阿沙手弹吉他从花园迎出。

阿 沙 （对玉莲）哟！市郊的“刘三姐”来啦，欢迎你参加我厂的月光晚会，唱渔歌！

玉 莲 工会大委员，恭贺你中秋佳节大快活，拜了月公请喜糖。

阿 沙 （瞥了菊英一眼）请喜糖？对象还未有，我家的月亮还不知几时圆呢！

玉 莲 （推菊英一把）你看，人家把心肝都想烂了，你就对着月老快点个头吧。

丁菊英 玉莲嫂！你……（含羞急拉玉莲进花园）

阿 沙 （甜蜜地望着丁菊英的情影，手拨吉他，坐到椅上唱）哎呀哩！渔歌一唱人心爽啰，月到中秋分外光哩。阿妹见哥偷偷笑，阿哥见妹急断肠啰哩……
〔丁明手提浇花喷桶上。〕

丁 明 （悄悄走到阿沙背后，提桶轻轻向他头上一洒，唱）情雨丝丝从天落哩，问哥是热还是凉啰哩！

阿 沙 （急弹而起）唉呀，下雨——

丁 明 哈哈！胖子，月饼不去吃，躲在这里偷偷唱情歌！

阿 沙 哪里，哪里……我在恭候你这笛子手的大驾呢！
去，咱们合奏去！（拉丁明）

〔李师傅手拎两包中药唱上。〕

李师傅 （唱）月儿光光照九州，有人快乐有人愁——

丁 明 李师傅，中秋节，你也吃药？

李师傅 有什么办法！支气管炎又发了。咳，这个伤风感冒咳嗽，害得我好苦呀！（摇头叹下）

丁 明 啊……
阿 沙

〔丁明抬头望着厂里喷着浓浓乌烟的大烟囱，焦急而又难过。他脱下上衣扔到椅上，提桶给花木淋水。〕

丁 明 看，连草木都发愁，秋菊连一朵还未开呢！

阿 沙 唉……（摇头，拨吉他，唱）花呀哩，你何日开——

〔何全身穿工作服匆匆上。〕

何 全 阿沙，月光晚会开始了没有？

阿 沙 （举手敬礼，滑稽地）报告厂长，晚会马上开始，请你即席开喉，唱——

何 全 呃呃，免了，免了！我还是到车间去听听机器唱歌
舒服！喂，今晚的晚会你要注意把把关！第一，大
力宣传搞生产，促四化；第二，宣传计划生育，提
倡晚婚，不准乱谈恋爱；第三——

丁 明 宣传文明生产，搞好环境保护，防止慢性自杀！

何 全 （瞪丁明一眼）唉呀，你又乱弹琴！现在关键的关
键是把生产突上去，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不是观鱼赏花！（急下）

丁 明 何厂长！何厂长！（气急）唉……

阿 沙 （从椰树后伸出脑袋）明哥，阿沙！快来呀，晚会
开始了！

阿 沙 （挥手答应）好，好……丁明，快走！（急进花
园）

〔丁明赌气，继续淋花。何洁贞兴冲冲上。〕

何洁贞 （热情地）义务园丁，这秋菊为何老是不见花开
呀？

丁 明 （气愤地）因为官老爷在放毒！

何洁贞 （愕然）这……丁明，你这话是啥意思？

丁 明 啥意思？哼！去问问你的厂长爸爸吧，小姐！（提
喷桶，朝花园走进）

何洁贞 你……（发现椅上的衬衫，拿起欲喊丁明，迟疑片
刻，又放下）

〔魏志红打扮潇洒，手捧一束鲜花急上。〕

魏志红 洁贞！洁贞……（见洁贞不应，走到她身边）什
么！你哭啦？快告诉我，谁欺负你呀？

何洁贞 他……不，不……

魏志红 谁是丁明！这小子那张咀，比仙人掌还刺人！来，
洁贞，咱们坐下——（顺手拿起丁明的衬衫擦椅，
坐下。）

何洁贞 唉呀！你怎么拿人家的衬衫擦椅？（抢过衬衫）你
看，脏了！

魏志红 嘿嘿……（急把鲜花放到洁贞怀里）给你！这是我
特地从花市买给你的礼物！

何洁贞 鲜花？啊……我们厂里的鲜花什么时候才能开呀？
（把花分插到菊花盆上）

魏志红 你……（欲拔，猛见洁贞不悦，忙缩手）好，好！
洁贞，但愿我们的爱情象这花朵一样，永开不谢！
（从袋里取出一枚戒指，乘洁贞不备，套到她手指
上）

何洁贞 金戒指？我不要！（伸手欲脱）

魏志红 （急拦）慢，慢！这是我爸妈送给你作为我俩定情
的信物哩！

何洁贞 （羞捂脸）不，我不……

〔天幕上，甘化厂烟囱突然浓烟滚滚。〕

魏志红 既然咱们的父母都有意，你就——（正欲伸手拥抱
洁贞，猛被一阵刺鼻的烟气呛了一口）咳咳，吓
吓……（急捂鼻）

何洁贞 唉呀，这臭气……（趔趄，晕倒）

魏志红 （急扶起洁贞，喊）糟啦，快救人哪……

〔丁明、阿沙、菊英、玉莲与数工人奔上。〕

丁明 （急）烧碱车间又跑、冒、漏！洁贞可能是氯气中
毒！菊英，快背她——

玉 莲 我来！（急背洁贞，奔下）

阿 沙 唉！月光晚会变成了抢救晚会，快走！

〔阿沙率众下。丁明拿起椅上的衬衫欲下，猛见花盆上的花，误以为是菊花开了。〕

丁 明 （走近花盆，拔起花一看，恍然大悟）哦……（这时才注意手中的脏衬衫，哭笑不得地）嚯！你看，秋菊不开花，我的衣服倒开花啰！

〔救护车的狂吼声夹着铃声由远而近。〕

〔丁明一惊，急追下。〕

——幕急闭

第 一 场

〔距前场数日，早晨。

〔甘化厂厂区宿舍，何全家。舞台三分之二是简朴的客厅，旁各有门通卧室和厨房。左侧是大门，一落地大窗紧靠门边。客厅内，电话机、桌椅、茶几等摆设整齐，正墙挂着几帧照片，其中三个志愿军在战场的旧照尤引人注目。门外有树，树下摆着花盆（但也没有开花），透过路口，可见甜水江和甘化厂的烟囱、厂房。

〔幕启：场静无人。少顷，电话铃响，何全身穿睡衣，手捧一碗鸡蛋糖边吃边从厨房急上，放碗于桌，接电话。

何 全 喂，我是何全……哦，市委老魏呀？您好！……您问洁贞的身体么？没啥大问题，在厂卫生院住了几天，她妈今早就要接她出院了……什么？接她到您家疗养几天？谢谢，谢谢！依我看，不必啦……现在的青年人呀，太娇气，一点点氯气算得了啥？……对对，当年我们在朝鲜战场，美国佬的毒气弹在面前爆炸，咱们尿湿毛巾，捂住鼻子又冲锋！……对！搞生产靠的也是这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嘛……什么？争取第四季度造纸产量突破一万吨？

这……好吧，你加的指标，我拼老命也要想办法完成！（放下话筒，凝视着墙上三个战友的照片，少顷，从桌上掏出本子，伏案作记录）

〔门外，丁明手拿二支试管上，他走到树下和花盆边，分别刮下粘尘和花叶的露水，取样观察，转身欲敲门，又迟豫……恰在此时，周玉兰手拿提包与何洁贞上。〕

周玉兰 （故意地）噫，咱家门前几时添了一个警卫员呀？

丁 明 （猛回头）嘿！周医生，我是侦察员——看看你家后门在哪里？

周玉兰 哈哈，丁技术员，我家从来没开后门！你有事找老何，还是从正门进去吧。

丁 明 不！这件事，走正门无效，面奏也不准。

周玉兰 你到底有啥急事啊？

何洁贞 人命大事！

丁 明 人命大事？！啊……

周玉兰 （举起试管）厂长夫人，根据这几天取样化验，我们厂的大气含二氧化硫和含氯量超过国家规定的3.7倍，各车间排放下河的污水酸碱度也超标2.9倍！

何洁贞 （一震）啊！难怪我吸饱了一肚子毒……

周玉兰 对呀！我们厂天天在放毒，再不治理，必出人命事故！丁技术员，走，进去找何全好好谈一谈，敲警钟！

丁 明 不，周医生，警钟我已经同何厂长敲过，可惜他被生产指标搞得晕头转向，老听不进耳。（从袋里掏

出一张图纸递玉兰)这本奏章,还是从后门进去的好。(欲下,回头)倘若有幸“主上”准奏,我随召随到!(拂袖而下)

周玉兰 丁技术员,丁明……唉!真是个怪脾气。

何洁贞 脾气怪?那张咀才犀利呢,一句话一团刺,象仙人掌——面面刺人!

周玉兰 (打开“奏章”)“综合治理‘三废’试验方案”——好呀,真是及时雨!

何洁贞 (抢过“奏章”)给我看看……妈,这个试验方案一成功,不但烟囱可以消烟除尘,氯气不再跑、冒、漏,而且害人的造纸废液,经过综合利用,还可以制造合成腐殖酸铵农肥,支援农业生产,全厂每年将回收五十多万元!

周玉兰 好嘛!快找你爸爸!

(周玉兰急拉洁贞推门而入,何全这时正在桌前吃早餐,不知什么时候从窗外袭来一阵煤灰,把碗上的鸡蛋糖和咀巴弄污,母女俩走进时,他已是满咀黑糊糊。

何全 (抬起头)嗬,你们回来啦!

周玉兰 回来啦——哎呀,你咀巴怎么啦?

何洁贞 (笑)哈哈!爸爸,你变成一个大猫公啰!

何全 (用手急抹,越抹越黑)这,这……

周玉兰 你吃了什么宝贝早餐啊?

何全 炖鸡蛋。

周玉兰 炖鸡蛋?(看碗)唉呀,炖鸡蛋变成芝麻糊啦!

何全 哪里来的芝麻啊?

何洁贞（指窗外）爸爸，这是咱们厂的大烟囱免费给你的
慰劳“珍品”呀！

周玉兰 洁贞，还不快把窗户关紧！

何洁贞（关窗）唉，整天密封，快变罐头啦。

周玉兰 这就叫自作自受，害人害己！（对何全）女儿都差点给你坑了！

何全 别大惊小怪！比这氯气还厉害几十倍的毒气我都尝过。在朝鲜战场——

何洁贞（学何全声调）美国佬的毒气在面前爆炸，咱尿湿毛巾，捂住鼻子又冲锋！

周玉兰 还敢说呢！（指墙上照片）郑指导员为了掩护你和魏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如今，你们当了厂长和市委副书记，却忘记了保护人民，让工厂放毒……

何全 胡说！难道我拼着老命把生产搞上去，就不是为人民的利益？再说，天大地大，甘化厂这一丁点废水废气，有什么大不了的毒害！

周玉兰 唉呀！我的厂长大人，大气含硫、氯量超标3.7倍，污水含酸、碱量超标2.9倍，工厂乌烟瘴气，职工患病中毒，沿江农村社员也大受毒害……你还在叫“平安无事”？

何全 这……

何洁贞 爸爸，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丁明这个治理“三废”试验方案吧！（递图纸）

何全（接阅）唔……这倒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拿起电话，拨码）技术科吗？你是马科长？请你叫丁明到我家里来一趟……对，对！

何洁贞 （欣喜）爸爸，你同意了明的试验方案啦？

何 全 （用手敲着脑袋）让我考虑考虑。

周玉兰 还考虑？快进去拿镜照照你这副咀脸吧！

〔何全进卧室。周玉兰走入厨房捧一碗早餐上。

周玉兰 洁贞，快吃一碗蛋糖。

何洁贞 （接喝一口，娇妮地）妈，口苦……

周玉兰 （疼爱地）吃，吃下去，补充点蛋白和糖份。

〔魏志红手提小鸟笼，内装两只小白鸽上。

魏志红 （站门口，恭敬地）何伯母！洁贞！

周玉兰 哦，小魏来啦，快进来，坐，坐。

魏志红 爸妈叫我接洁贞到我们家疗养几天，我跑到厂卫生院，你们却回来了。（递鸽笼）伯母，这鸽子宰来炖药材给洁贞滋补滋补。

周玉兰 哎呀，志红，以后可不要你乱花钱！

何洁贞 这对鸽子多可爱！妈，先把它养起来。

周玉兰 呃！（接鸽子，进厨房）

魏志红 （端起洁贞身边的碗）来，吃下——

何洁贞 不，我不想吃……

魏志红 （象哄小孩般）乖乖，为了我……

何洁贞 （挡住）真的不开胃……

魏志红 （妙计顿生）好，我给你翻筋斗演杂技！我翻一个，你就得吃一口！

何洁贞 不，不！你这是为什么……

魏志红 为了你开胃口，为了你的健康……

何洁贞 唉呀，志红！你要是真的想到我的健康，你就好好关心一下厂里的“三废”治理吧！不但为了我，更

是为了大家！

魏志红 （摇头）治污染？谈何容易啊！来，你准备吃糖水吧，看筋斗——

〔魏志红一个筋斗从椅上翻过去，刚好把穿好工作服从卧室出来的何全撞翻在地。〕

何全 唉哟……（急摸眼镜）

魏志红 （急扶起何全）何伯伯！嘿嘿，对不起……我是试试你这张交椅牢不牢……

〔何洁贞啼笑皆非，急吃蛋糖，以碗遮脸。〕

何全 没什么，没什么！小魏，你刚来到么？

魏志红 （从袋里掏出一迭纸）奉爸爸之命，把这个拿来给你。

〔何全打开纸包，掉下一串粘连在一起的信件和电报，从桌上直垂到地下。〕

何全 （惊看）啊？这是各地向市工交办及市委催纸要糖的信件和电报！

魏志红 何伯伯，我爸爸对你最近狠抓生产的劲头非常满意！打算过几天亲自带领工交办的领导来取经，还要授给我厂一面“生产先进”的大锦旗！

何全 （笑）好哇！小魏，你一来就满屋生辉！

魏志红 （得意地）还有呢！我爸说，如果我厂第四季度造纸产量能突破一万吨，先进企业红旗就是两手拾田螺——十拿九稳了！

何全 （一拍大腿）好……（咬紧牙根）马上把造纸单机改成双机生产……

魏志红 （翘起拇指）高！

何洁贞 （一怔）爸爸，综合治理“三废”试验方案不搞了？

何全 针无两头利，有得必有失！治理“三废”只好暂时再靠边。

何洁贞 啊？！爸爸，你……

（丁明与阿沙兴冲冲上。）

丁明 （紧握住何全的手）何厂长，感谢您支持我们的综合治污试验方案！

阿沙 （举手敬礼）我代表全厂职工向关怀工人健康的好厂长致敬！

何全 （急）丁明，我请你来，是交给你一个更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丁明 什么重要任务？厂长！

阿沙 十天内设计出造纸单机改双机的图纸！

〔众愕然，周玉兰从厨房出，站一旁。〕

丁明 那么治“三废”试验方案呢？

何全 你的方案很好……不过，还是等造纸产量突上去再说吧。

周玉兰 什么？你又动摇了？

何洁贞 爸爸，纸机一扩大，废水废气就要加倍！

阿沙 丁明，这个任务，可不能……

丁明 （略加思索）何厂长，把你的打算和我的方案合成一家，来一个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何洁贞 （赞许）好！扩机和治废“三同时”。

阿沙 你那个治废方案要多少资金？

丁 明 预算要七万元。

魏志红 (吐舌) 唉，我的天！老兄，你这是要我们厂的命啊！

何 全 我厂十年来遭受四人帮的破坏，经济还未能完全恢复。改双机的资金已经十分困难了，同志，一口难吞一个大西瓜啊？

丁 明 我们可以发动群众。

何 全 算了吧！群众出智慧，可出不了人民币！还是等生产上去，下一步再——

周玉兰 下一步？下一步就要出人命啦！

〔电话铃响。魏志红接电话。〕

魏志红 何伯伯，办公室来电话，工业局陈局长来了解生产情况，请你马上回办公室。

何 全 好。(对丁明) 小丁，现在厂里正在评选新长征突击手和提拔工程师，你这个出国援外归来的技术员，只要能抓紧十天，出色地完成这个改机任务，依我看，突击手和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嘿！嘿！
(转身) 小魏，走，你也去汇报汇报！(拉魏志红匆匆下)

丁 明 何厂长！何厂长！！

周玉兰 工业局长来了？好，我去为民请命！（追下）

丁 明 (气极) 唉！这个独眼厂长！

何洁贞 (一怔) 丁技术员，你怎么又骂人？

丁 明 (冷笑) 不对么？他只有眼盯着生产红旗，却没眼看到群众的疾苦。不是独眼，又是什么？

何洁贞 这……

阿 沙 （急拉丁明）走，走吧！

丁 明 走？治废试验不批准，我在这里静坐示威（坐椅上）

何洁贞 哈哈！丁技术员，小心惹恼我爸爸，你的突击手和工程师桂冠就丢了！

丁 明 何小姐！假如中秋节那餐氯气你还未吃厌的话，你也应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的工人是怎样在充满毒气的厂房里为官僚主义卖命，多少人染上了肺炎、支气管炎，废水下河，沿江农民食水被污染，人畜生病，稻种不发芽……这一切，你能不受良心的责备？你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阿 沙 （急推丁明）唉，走，别噜嗦……

何洁贞 （被丁明的刚直和品德所感动，毅然挡住门口）站住！

丁 明 （挑战地）什么？还要叫你爸爸给我小鞋穿？

何洁贞 （果断地）我支持你们的试验方案，更支持你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丁 明 （意外，怀疑）你……

阿 沙 （诚恳地）什么？不欢迎我这个化验员呀？

丁 明 （喜出望外，同时伸出手）太需要你！

阿 沙 （欲握，又把手缩回）不，得讲个条件！

何洁贞 什么条件啊？

丁 明 以后不准叫我小——姐。

阿 沙 （齐喊）洁贞同志！

众 （握手，大笑）哈哈……

阿 沙 （向丁明）怎么办？继续静坐示威？

丁 明 （拍拍脑袋）不！马上开展环保宣传，充分发动群众！

何 洁 贞 走！

丁 明 （拦阻）你的身体……

阿 沙 污染根治了，我的病才能彻底根治！

丁 明 （感动地）好……走！

〔三人齐下。少顷，魏志红急上。〕

魏志红 洁贞！洁贞……（推门，见屋空无人，猛悟）糟了……我得小心提防！（追下）

——幕急闭——